

草籽的一生

赵邦振

草籽,是我的家乡对紫云英的俗称,是我年少时在田野上常见的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只是有时去菜市场偶然见之。

以前农民们常说一句话,叫“踩不死的草籽”。这句话是草籽最好的写照:低贱却顽强。仲秋季节,晚稻将熟之际,农民们在稻田中开沟,把偌大的一整块田简单地分成几畦,等到田水干了,泥土搁得松了,把肾形的、栗褐色的草籽子儿细粒大把大把地撒入稻田中。过段时间,晚稻熟透了,收割了,留在田里的,便是这嫩嫩的、绿绿的草籽。我们的草籽,便在广袤的田野上安生着了。

由于已入残秋,冬的寒冷已然来临,去了稻儿遮护的草籽大都刚吐芽儿,这情景真有点“浅草才能没马蹄”的韵味,裸露在寒风中摇曳,难免有被冻伤之虞,于是农民们趁着收割晚稻的机会,顺着便儿在田中撒上一层薄薄的稻草,这也算是给草籽盖上了一层过冬的棉被。草籽的一生这一次算是最大的福气,此后便无需人来管理它了,在农肥奇缺的年代,这草籽很难享受到使用农肥的待遇,它就靠着几根稻草的庇护,瑟缩着熬过了冬天。整个冬天,它们就这么忍着严寒,佝偻着身子,在风的猛猎下颤抖、在霜的打压下局促。

当农民们踩着硬邦邦的冬土在田间劳作的时候,看到被风霜压迫下的草籽仍然挣扎着,便由衷地产生了敬意,又念一句,踩不死的草籽。是啊,草籽是“踩”不死的,当时在收割晚稻的时候,劳作的人们,双脚踩在它们的身上、打稻机拖碾过它们的躯体,重新为田地起沟的泥土堆压在它们的身上,开始时,它们也曾弯了身、倒了躯,但过了几天又从泥土中生生地直起腰、昂起头,拼着命生长着。

冬天是个闲着的季节,大地上的生命大都偃息息鼓了,而它们却把闲着的土地打点出一片热闹来,为死寂的大地增添几多生机;一到开春,它们便疯长起来,莽莽撞撞地绿遍原野,绿暖农民们的心窝。到了适时,它们便开起了花。

草籽的花白里泛黄、黄里透红,红里呈紫,真有点五色杂陈的感觉。它的美是讲究群体形象的,绝不一朵独俏,好几朵三角状卵形的花苞围成一个圈儿缀在花梗顶端形成了一个花球,这还是个小集体,仍然显得单调;于是无数的小花球缀满了绿梗、铺满了原野,红红火火、无边无际,这才壮观、这才撼动人心。如今,我是多么想念这番摄人魂魄的壮观景象,只可惜“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春天很快过去,唱夏的青蛙开始在田野上欢蹦乱跳起来,火红过后的草籽们准备把一身的成熟奉献给农民们。最早献出的是蔬菜,其实在它们还未开花的时候就成了大家的盘中餐,农民们精挑草籽中嫩的、壮的个儿,洗净清炒当菜,也可炒年糕等,这些都是从那时走过来的不会忘怀的。接着献出的是饲料,农民们把大批的草籽割来剁碎,沤在大缸里,当作猪们的长期主食了。再接着献出的是肥料,这是草籽的主要贡献,牛们一边吃着草籽,一边在农民的吆喝下犁地,将草籽倒沤在泥水中,过上十天半个月,等它们被沤透了,就成了肥田的最佳之物了。最后献出的是种子,经过夏天热阳的洗礼,籽儿熟了,农民们把它们精心地筛选出来,留待明年传种接代,而留过草籽种的田地,又是这年晚季稻的最佳秧苗田。

草籽的一生,所求的就是几根稻草,而所献出的却是自己的全身,它是蜂蜜的主要源泉;它的身是肥田的重要材料,也是猪牛羊等的重要饲料;它的籽是重要的药材,听说可以补气固精、养肝明目、清热利尿;就连它的根也是宝贝,能将大气中游离的氮固定起来生成根瘤菌,肥了土地呢!

草籽是低贱的,低贱到连野花都不如,那些少女们常摘取野花以为佩饰,而绝不会饰佩草籽花的。但草籽又高贵,它永远昂着头,享受着只属于它的那份精彩。草籽是平凡的,平凡到与野草并无二样,但它顽强,稍不经营,将一粒籽儿落入草间,就会与野草成了伴儿,披满了荒坡。这便是草籽的一生,平凡却又不屈的一生。

桃花溪叙事(外一首)

王海明

在被唤作桃花溪之前
它是南方最不起眼的溪流
它河床逼仄,水流短浅
生来庸常
像旧时缠足的女子
走不多远
弓起的脚背就直喊疼痛。
但它依然用单薄的身子养活了
两岸的村庄
并亲自给它们起名:
老大溪上方,老二溪下王
年复一年 世世代代
它用自己并不丰盈的乳汁喂
养它们
在它们的血液里注入钢一样的
钙质
春水涨起的每个早晨它都感
觉幸福
但很少有人知道
短暂的经期才是它恒久的骄傲。

在被唤作桃花溪之后
它依然是南方一条不起眼的
溪流
它依然庸常
但每年的三月
它都跟桃花一起妩媚
也隐隐有一张绯红的脸
花开花落它都用心
温柔地接纳和送走每一瓣落花
就像它早已习惯的那样
把一拨拨孩子养大
又一拨拨目送他们离开
后来,又目睹一把明晃晃的屠刀
连根斩断了它整条血脉
痛啊。但它咬咬牙,一声不哭

多少年过去
史书泛黄,族谱泛黄
它日见衰老
但骨子里的倔强深深渗透这
片土地
凡它哺育过的孩子
滋养过的草木
都有雄健不屈的气质

我所生活的这里……

没有太多值得言说的事物
这里的山峦谦卑
每一次起伏都低调
从不伸出锋利峻峭的棱角。
这里的水流不急不缓
从来没有雄阔的志向
所归之处,两臂海湾
半是蓝,半是黄。
这里的土地也是本分的颜色
植物和动物都温和顺良
雨水充沛,却不缠绵
日头落下去时面目慈祥
这里有故事,有过悲壮的历史剧
却没有被宏大叙事记忆的习惯
这里的人无论外出多远或多久
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时不时
就在心里勾画一个与家最近
的角度
这里的人们
一辈子一辈子地忙碌
一茬接一茬老去
还总是掐着指迎接第一场东
风到来
一旦惊蛰响起
他们醒得比谁都早

征稿启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散文形式,讲述自己或身边的共产党员的故事,抒发爱国爱党的深厚情感,雁苍山将推出《我在党旗下成长》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字以内,欢迎踊跃投稿,投稿邮箱:546784170@qq.com。

作水库

仇叶祥

仇家、杏树、岙胡村同住在一个山岙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共有600多户人家,500多亩耕地。虽有山坑、留坑、横坑等多条溪流,可都是拔肚坑。连续几天天下大雨,洪水淹没庄稼,洪涝成灾。十天半个月不下雨,溪流干涸,稻田龟裂。十年里头七年荒,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山岙。

作水库是解决农田用水的最好办法。1964年梅林公社决定:仇家、杏树、岙胡3个大队在山坑作水库。水库设计:心肠宽18米,大坝长225米,高25米,建成后可以解决农田用水问题。

作水库心肠是核心,它是阻隔库水外流、外渗的关键部位。修建心肠要把溪坑里的浮土、砂石刨净,刨到能见到岩板为止。冲洗干净岩板,倒上不带一丁点杂质的山黄泥,一层一层地夯实向上填。水库大坝分内坝外坝,大坝底部宽阔,坝顶狭窄,呈金字塔型。内坝外坝均用大石块砌,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心肠。大坝的南端设灌溉隧道口,北端设泄洪道。泄洪道上设闸门,控制水库存水量。

山坑水库属民办助性质。图纸由国家水利部门设计,国家还提供修建水库所需的钢筋水泥,开山炸石所用的钢钎、炸药、雷管、导火索,搬运土石方的手拉车等物资。还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到水库现场指导。大队出劳力,村里的木匠、泥水匠、石匠、篾匠全部派上用场。从深山砍来毛竹,篾匠负责打箍、编织抬石头用的篾索。从山上砍来松树,木匠负责做木夯,锯板做手拉车

斗。石匠负责凿岩放炮。泥水匠负责砌坝。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作水库的时间安排在秋、冬农闲季节。规定每个大队的正半劳动力,各个行业的工匠,每人每年都得出义务工90天。开工前,3个大队都召开了誓师大会,由大队长主持大会,党支部书记作动员。通过动员大会,让每个社员都懂得:作水库是解决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各大队还成立了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各队队长在动员大会上表了决心,愿意在最苦、最困难的时刻冲在前。开工那天,天还没有亮村里就敲起铜锣,唤醒社员们起床做早饭。吃过早饭,又放了3只炮仗,男男女女带上工具,到指定的地点集合。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山坑,投入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水利工程中。

工地上彩旗招展,大喇叭中播放着革命歌曲。山谷里插满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作好山坑水库,造福子孙后代”等振奋人心的标语。

那时作水库用的是原始的劳作方法:用锄头、铁镐挖土,用畚箕挑砂石子,用手拉车拉山黄泥,用钢蚕化开石头,用钢钎打炮眼,用导火索点炮眼,用铁钎、老虎钳轧钢筋,用铁锹、锄头拌水泥,用木夯夯土……

工地上最闹热的地方是心肠夯土。用木头制成的夯有两种:一种是扁形的,像个大磨盘,边上有4个铁环,穿着四条麻绳,打夯时4个人各拉一条麻绳,在夯歌声中使劲拉起,在惯力的作用下,木夯掀起超过

上,它需要4个人默契配合,靠唱夯歌来协调动作。夯歌由一人领唱,另外3人接调,就像宁海的平调唱腔。歌词即景生情,随机应变,灵活多样,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如领唱:作水库来(木夯拉起),接调:花海(木夯落下)。领唱:拉得高来,接调:花海。领唱:夯得实来,接调:花海。另一种木夯是柱形的,取一段屋柱般粗细,一米多长的木头,两边生上手柄。打夯时2个人握着手柄,把夯拎起砸下,这种木夯便于把边头斜角的黄泥夯实。

工地上最危险的活是点炮眼。要炸开岩石,炸松土层都需要点炮眼。用八磅铁锤,一锤一锤砸在长长的钢钎上,在岩石或坚硬的山体上凿出一个深深的洞,在洞里塞满炸药,装上雷管,插上导火索。导火索长短根据埋进的炸药多少而定,埋进的炸药越多,导火索预留的越长。一切准备就绪后,吹口哨疏散工地上的人群,清场后由胆大心细、手脚灵活的石匠师傅点炮眼,炮眼点燃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导火索预留越长越安全,但导火索过短,点燃后受外界某些因素影响,中途一旦熄灭,就会出现哑炮,排除哑炮风险更大。

水库开工那年,我只有4分底,还不能算半劳力。从早到晚,用两只畚箕一根水勾担,把近百斤重的砂泥挑上大坝,从山边把山黄泥挑去填心肠。偶尔队长也会安排我去扶钢钎,开始扶钢钎心里很紧张,生怕大铁锤砸着自己。软柄大锤狠狠地砸在钢钎顶部,扶钢钎的人虎口被震得生疼,双手还要不停地转动钢钎,以防钢钎被咬住。

高音喇叭里传来休息的声音,年

轻力壮的年轻人心中一阵窃喜。自古文人喜斗诗作赋,武将爱比拼拳脚。山岙里的年轻人最爱比拼力气。3个大队的青年人集聚在一起,见溪滩上有一只300多斤重的大卵石,有人提议拿它当赌具,看谁能搬动它、走得远,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一个个铆足了劲,走上前摆开马步,很多人根本无法撼动。只有3个人勉强提起,早已面红耳赤,无法移动脚步。最后,属虎的阿盛哥上场了,他身高只有1.63米,确实生得虎背熊腰,两条腿就像两根小屋柱,手臂上长着石头一样硬的肌肉。他走到大石头旁,左看右看找准了着力点,蹲下马步,伸出双臂抓住大石头,大石头被他提到两腿之间,他平静地调整好呼吸,在人们的喝彩声中,一步一步向前移动,把大卵石搬到10步开外,获得搬远石头大力士的称号。

又一轮休息号响起,有人找到一块近千斤的大石头,用竹索络好,串上木杠,看谁能抬动它。3个大队的年轻勇士,各自组队上场,有的人刚刚抬起,双脚发抖无法起步。有的人抬起后,用发抖的双脚慢慢向前移动,不到3步就停了下来。最后阿连哥和阿庆叔上场了,这俩人平时不爱说话,阿连哥说话还有点结巴,他一担青松毛重达452斤,创造了仇家大队挑重担最高纪录。阿庆叔一担青柴重420斤,在村里也早有名气。他俩缓步登场,在人们的加油声中,轻而易举地抬起大石头,以稳健的步伐,把大石头抬到坝顶,全场掌声雷动。

两年后水库尚未完工,我应征入伍。转眼55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作水库那段往事,虽然辛苦,但那热闹的场景,总让人振奋和难忘。



爆米花

摄影 雪小豆

挑水的岁月

洪昌成

小时候,家里灶台旁码着一口水缸,缸口盖着一块圆形的木板盖,可缸里的水常常搁浅。母亲又是那么爱清洁,成天洗洗涮涮,一刻不停,这水老是供不应求。父亲太忙,回家时天黑了也顾不上吃饭,只挑起水桶急急地赶向水井。这水井是在邻村的岭脚,离家两里多远,来回不歇也得十来分钟,吃力真是不易。遇上旱天,这水比油还珍贵,一大家子的人除了煮饭、做菜、烧开水用的是井水,诸如洗衣、洗澡等都得去河埠头。

虽然那时小,但每当家里缺水时,我总跃跃欲试想去挑。可母亲不让,心疼我,也担心砸坏水桶。一直到我十六岁,才终于获得了挑水的资格。桶头绳太长,尽量挽得短些;满桶水挑不动,那就挑半桶。井水清得发蓝,像清炖的蛤蜊汤,掬一捧送入口,凉丝丝甜津津的,真想提得满一些,可力气太小,水桶的铅丝抽被石板并沿刮得喇喇作响。我的肩头初次搁上扁担,便疼得受不了,身体弓得像虾

米,脚步也踉跄起来。我咬牙坚持着,随着扁担吱吱嘎嘎响,两只水桶也不听使唤地晃荡,水里似养着大鱼,掀起大浪往外蹦。路过的大人们笑着说:“真桐油不讲,半桶水会荡。”我哭笑不得,挑得大汗淋漓,直喘粗气,歇了一歇又想歇。终于到家了,可水桶里的水所剩无几,倒入水缸,悄无声息。唉,真是汗颜,我这么没用。

我不甘心,非要将水挑满缸不可。以后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挑两趟,越挑越“凶”,先是六七分满,再是八分满。可挑水总是怯怯的,学着大人们先将水舀满,接着狠狠地水桶往水下一压,然后迅速地往上提。原来是利用水的浮力就不怎么费力了。久而久之,我也学会了。年龄比我长的哥哥、叔叔们不仅会轻松地提水,还会换肩。他们挑了一程,从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不必在路上多歇。我怕疼,试了几次还是不管用。一次我挑着水快到家了,忽然脚下一绊,一个倒栽葱,连人带水桶“啪”地扑倒地上,水泼了一身,腰也闪了,两个水桶的底板都快脱落了,真是功亏一篑。

等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家乡发生三年大旱。邻村的几个水井已干涸,有人往井底挖,细细的水源只能用勺舀,还得排队等候。于是我跟着大人们去下长山石宕里挑,路远得多,可水是挑不完的。此时驻象山石浦的海军也来下长山石宕里运水,几艘军舰停泊在海洋上,甲板上排列着许多大水桶,长长的软帆布水管直通到石宕里。运水部队就驻扎在下长山村,几台抽水机安装在大大蛇洞里(岩洞),日夜不停地抽。我与几个小后生也去大蛇洞挑水,那里的水最清。我们看着海军们怎样摆弄机器,怎样接通水管。

由于挑水的路远,我每天都得挑两三趟,不是水桶砸坏了,就是腰被闪了。听村里的人说,运水部队里有个很有名的金医生,他是个针灸医生,母亲让我去看看。金医生让我躺在床上,他按得那么准确,问我:“是不是这里酸胀疼痛?”我点点头,疼得嗷嗷直叫。他给我打了银针,又点火拔罐,觉得浑身舒服。过几天,我恢复如初,心里暗暗佩服他精湛的医术。后来我又连续几次伤了腰背,也是金医生给治好的。他说:“你年纪

轻轻的,怎么老是弄伤?今后悠着点。”我感激地点点头。他为当地老百姓治病从来不收一分钱,且医术了得,被村民们传为佳话。下长山村有一个多年的哑巴,金医生每天给他打银针,后来竟然开了口,真是神奇。大旱持续了整整三年,石浦海军也运了三年水,可石宕里的水经久不干,这是什么原因?也是海军们发现了端倪,原来每一口石宕的底部都是相通的。

海军官兵们终于要走了,三年的交往如同一家人,结下了比石宕还深的军民鱼水情。记得那天夜晚军民举行了一场联欢晚会,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博得了阵阵掌声。其中一个节目是海军扮演的几位老头,他们手持烟斗,腰别烟袋,那动作表情如此滑稽,观众们笑出了眼泪,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那挑水的岁月中,我曾挑断了好几根扁担,换了好几双水桶,直至三十多岁。扁担炼就了我厚实的肩膀,劳动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如今虽然不用再挑水,水井也废弃了,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年那甘甜的井水和清冽的宕水,更想念海军部队里那位医术高明的金医生。

雁苍山
潘子寿

第798期